



乡土文化放异彩——读廖榕光《田野家园·续编》

洪顺兴

捧读廖榕光的《田野家园·续编》，我仿佛闻到一股清新的乡土气息。这部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是廖榕光民俗和地方文史研究的又一硕果，也是乡土文化之园的奇葩。

乡土文化深植于大地，与黎民百姓息息相关，是在独特的地理空间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基础文化，贴近真实的民意人心，触摸鲜活的民间形态，每一条带有符号性质的文化根须，都与最底层的人文元素无缝对接，深为最广泛的乡村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带有地域视角的乡土文化研究，无论沧海桑田，地老天荒，将成为需要不断发扬光大的文化宝藏，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乡村文化振兴。

廖榕光彰显文化自觉且文化自信的研究实践，是来自精神层面的一种守望、一种执着、一种情怀。看似微观的研究，却凸显了难能可贵的存世价值。因为现在许多乡镇的乡土文化研究，尚存不少空白，有的正在抢救，有的已被岁月风尘湮没，空留一声叹息，这是时代在迅猛行进中带有普遍性的亟待解决的事关乡村文化振兴的问题。

《田野家园·续编》的内容串成叙述链条，穿越英都时空，从大地上款款走来。行文往往看似拉家常，然而

考证，钩沉稽探，娓娓道来，再拉回现实，开合自如，这样的脉络肌理极有层次感，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开篇《“清明粿”和寒食节》中，由一块小小的清明粿，做出了大文章。写了清明习俗的由来，讲了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久而久之，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二为一，这一天既为先人扫墓，又禁生火，增添了

这个特殊节日的肃穆、凝重气氛。”揭示了题旨，昭明了习俗的意义。龟粿是闽南民间习俗节庆中常见的食品，焉知个中大有学问。读罢《“寿龟”与供品礼仪》一文，我十分佩服廖榕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渊博的民俗学积淀。一款“寿龟”的小供品，在作者笔下竟有那么多姿的色彩，那么多重的学问，制法、口感、规格、用途、趣味等。特别是“寿龟在人生礼仪中的地位也是十分有趣的”一段，讲到孩子生命礼仪中的“满月”“四月”“度晬（周岁）”是否做“寿龟”，妙趣横生，又普及了民俗知识，闽南人的崇龟心理从中昭然若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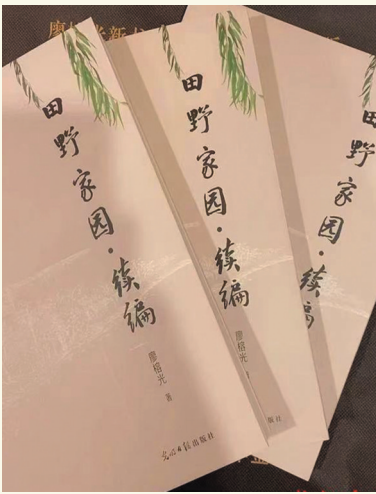
廖榕光在民俗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史识，我读后不禁击节叫好。如《关于闽台“王爷”神来历的调查 兼谈“割香”“送王船”》，是作者在“送王船仪式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廖榕光凭借田野调查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研精覃思，深入论证闽台“王爷”

神崇拜的庞大体系和本质特征。专家学者认为，“王爷”神崇拜涉及南洋诸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受理中国和马来西亚联手申报的“送王船”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廖榕光选题很好，“王爷”神崇拜具有很广泛的区域性，其论文展示了闽南的信仰图景，有助于了解这个非遗项目的多彩内容。

廖榕光以生花妙笔真实记录往事，留住乡愁。如《消逝的行业：钉铜》，自然唤起老前辈对儿时老行当的怀旧情怀。阅读《探骊寻珠》一辑，更了解英都历史久远，底蕴雄厚，而占多数人口的“翁山衍派”的洪氏，成为名不虚传的泉郡望族。英都乡里“横直三铺路，十村一片红（洪）”，说明了这种聚族而居，繁衍生息的传统村落奇观。

廖榕光以春秋史笔的品格，论证《“素月孤舟”》本名是“素月孤洲”，稽古中以典籍为证，综核名实，分毫析厘，澄清了一段史实。嗜好文史的读者，尤其是对族谱感兴趣的人，一定对“乡饮宾”一词不陌生，却鲜见“乡约正”的说法，甚至几乎一无所知。《乡约正和乡饮宾》一文对源于明清的这两项职务或称号进行钩沉，读后十分清楚，又长知识。

英都自古为文化名邦，俊贤辈出。从《先贤行迹》一辑中，廖榕光对“明清两朝英都优秀人才大盘点”，屈指一算，不啻英都古代人才



智库。作者写了英都众多古今英杰，舍身赴徭役的洪冠才，家教有方的洪宙，父子翰林的洪科捷洪世泽，治浙安民的洪启睿，中国军乐奠基人的洪潘……不一而足，蔚为大观。英都不但是人文渊藪的沃土，也是英风猎猎的热土。“昔日烽火”犹燃在昨，英雄的土地必然谱写壮丽的篇章。《张克辉回忆在英都良山村虎口脱险》一文，重现新中国成立前夕英都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我读后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侨乡，华侨精神在南安千秋万世永放光芒。在《蕉雨椰风》一辑中，廖榕光啜英咀华，奉献了10篇侨史研究方面的佳作。于是，有了《云从古室发现古代华侨捐钱捐田的碑记》的考论成果；有了侨胞重修的抗倭壮士祠从名不见经传到长存文字；有了《先考鸣玉公行述》这份华侨创业的珍贵文献的披露；有了洪恩惠、洪国厦、洪福兴、洪成琳、王氏昆仲、洪德成等侨亲爱国爱乡精神的礼赞。



一条想当狗的小蛇

洪瑜英

小蛇一直跟妈妈生活在蛇洞里，蛇妈妈是个非常尽职尽责的妈妈，她独自照顾小蛇，把小蛇的学习和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蛇妈妈对外界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她预知了很多危险，因此，也让小蛇避开了许多潜在的风险。它们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自在。

一个夏日的黄昏，蛇妈妈在忙碌着晚餐，小蛇游出洞口，它还没有尝试独自走出家门，所以它只敢在洞口附近溜达。落日的余晖洒满林子，有微微的风拂过芦苇丛，野鸭轻快地从水底的这头晃到另一头。突然，远处传了几声“汪！汪！汪！”的声音，声音尖锐高亢，把小蛇吓了一跳，它连忙游回洞里，探出头往外张望，只见一头毛色锃亮、高大威猛的狗正“咻咻”地朝这边跑来。落日余晖中奔跑的狗就像逐日的夸父一样显得神气十足。小蛇不禁心驰神往，它渴望自己也有健壮的

四肢，锃亮的毛发，中气十足地“汪汪”叫着，从山岗的这头跑到山岗的那头。想着想着，小蛇连妈妈呼唤自己吃晚饭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小蛇就一直幻想着自己是一只狗。狗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朋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了狗的踪迹。小蛇读过《忠犬八公》的绘本，看过影片《南极大冒险》《雪狗兄弟》，它了解许多忠犬义狗的故事，小蛇觉得狗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动物。它看看自己滑溜溜的身躯，尝试着要像狗一样声音洪亮地嚎叫，但是只从喉咙底发出“嘶嘶”低沉的声音。小蛇尝试从蛇族历史中找到辉煌的一页，但也只找到一个神话故事《白蛇传》，而且蛇还被人类称为“妖”，如果要再往更深处溯源，就是女娲的神话传说，传说人类是由她抟土而造的。但是女娲是人首蛇身，并非纯粹的蛇类。看来，蛇族的历史还没

有狗族历史来得辉煌灿烂。

小蛇不由得有些失望，它不知道要怎么弥补自己的不足。蛇妈妈把小蛇低落的情绪看在眼里，它想帮助孩子走出黑暗。于是，蛇妈妈鼓励小蛇出去实践体验，到狗国里学习狗族语言和文化。说办就办，经过蛇妈妈的努力，小蛇申请到护照和学校，顺利地来到狗国。

在狗的学校里，小蛇先要学习狗的语言。它尝试着像狗一样发出“汪汪”的声音，但无论它怎么使劲，无论它怎么调整舌头的位置，跟着老师一遍一遍地调整嘴型，它就是发不出“汪汪”的声音，它累得筋疲力尽，还是无法达到心中理想的目标。算了，第一天学习肯定会难一些的，小蛇安慰自己，它想第二天继续努力。但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小蛇还是无法学会狗的叫声。小蛇学无所成，只能打道回

蛇妈妈早已在蛇洞口等候，她接过小蛇的行李，照顾小蛇吃完晚餐，跟小蛇出门散步。小蛇把它这段时间学习的困惑跟妈妈倾诉。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它说：“孩子，每一种生物的声音都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既有个性，又有辨识度。你不能指望鸭子发出鸡的叫声，而牛发出猪的叫声。你已经到狗国里学习过，努力过，这就足够了。我们不能改变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么，就要学会接受。在我们的蛇生里，我们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比如在稻田里捕鼠，做人类稻田的守护员。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一生虽然渺小，但也不能忽略自己的作用。看重自己，过好自己的一生，不要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影子里。这就是生存的意义。”小蛇听了妈妈的话，下定决心从明天开始好好学习捕鼠的技能。据说狗也能捕鼠，这大概是它们殊途同归最好的一面。



自行车情结

黄仲远

自行车，这个看似普通的交通工具，却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与情感。最早认识自行车是在小时候看地道题材的电影，汉奸戴着礼帽，骑着自行车，吊儿郎当地进村，常被八路军打了伏击，东倒西歪，摔了个狗吃屎，我们看得拍手欢快、如醉如痴。

小时候在乡下时光，要去街道或者进县城，基本靠两只脚走路。有时候实在走不动，就到东园尾的地方雇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后面是改装过的，加长了一段，是竹板的，可以坐二人，每人一元。那时的自行车，大多是笨重的“二八”大杠，骑上去仿佛能瞬间拥有征服世界的力量。

我第一次骑车，是在五中读书时，同学的一辆自行车，成了我学车的工具。但是，那车实在是太破了，练得我信心也不足，只学会了三脚猫的功夫，常摔得鼻青脸肿，更别说带人了。

周六放假回家，我学车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去借我堂哥的自行车，两天之内，我上下车练得自如，还能在车后面带一个人骑，得意之时，我摔了个大跟头，教训深刻。

父亲考虑从学校到老家有近二十公里路程，他卖了两担稻谷，去买了一辆全新的自行车，看到终于有一辆专属自己的自行车，我迫不及待地跨上它，虽然还有些摇摇晃晃，但那份喜悦与自豪却溢于言表。每次骑行后，我就用干净的抹布擦得锃亮，阳光下，我挺胸收腹潇洒地骑车，车圈上像是滚



动着千百个太阳，煞是好看。从此，无论是上学放学，还是周末的郊游，自行车都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

最牛的拉练，是暑假放假回家，我和同村同学一起从新溪小学出发，骑车赶到靠近县城的魁星岩，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夏日的暴晒下，皮肤

的肌肉鼓起，血脉偾张，满头大汗赶到目的地，饥肠辘辘，吃了家里带来的食物，领略了精美的风景，体验了凉爽的轻松。每一次骑行，不只是锻炼，更是一次心灵的远行。

如今，在这四轮驱动的时代，共享单车的兴起又为自行车带来了新的生

机。它们以更加便捷、环保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悠闲的游客，都可以轻松地扫码骑行，享受自行车带来的乐趣与便利。这不禁让我感叹，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自行车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像农民一样去耕作

洪春锦

每次谷雨一到，父亲总会说，又到水稻插秧的时候了。小暑一来，他总会昂头向着屋后一树红艳艳的荔枝道，这是吃荔枝的季节了。

节气，就是农民的钟表。每个节气该做什么，就自然而然地去做什么，春华秋实就是他们劳作的节律。每个人都习以为常，不辞辛苦地在田地里挥洒汗水、播种希望。如果错过了谷雨的播种，夏至自然就不能品尝到新米的芬芳。

古代读书人把砚台叫作砚田。他们夜以继日地求知，不断读书作字，毛笔在砚台上不断摩挲，一方小小的砚台不断光洁起来。这方砚田，也是辛勤耕作的见证。青灯相伴、不舍昼夜，就是这些读书人劳作的节律。

那写作的节律是什么呢？要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写作，又会在哪一个季节、哪一个仓库里收获？

写作和种田也没什么两样，所有可能的收获，不会在哪个节气自然而然如期而至。它的每一份成果，都酝酿于每一个劳作的过程，每一个文字的诞生都需要用手去敲出。

提高写作的方法，没有捷径，本质上只有一条小路，那就是写写写，不断地写。只有不断地去写，才能越写越好、越写越快。没有下过水的人，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

开启日更写作的第八天，坚持下来虽不至于困难，也非轻松可得。这对于那些十年、二十年坚持天天写作的人来说，这真是大仓之一粟，不值一提。但毕竟已经走在耕种的路上，就像谷雨天里已经下地的农民，只管低头插秧。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接下来，要进一步做好精耕细作的准备。为这方田地打造更好的生态系统，不断增加田里的肥力，读书、思考、历事，吸收各种有益的营养；小心地给田里除虫除草，把不劳而获的奢望戒掉，警惕急功近利的心理；小心抵御可能不期而遇的某一场台风，即使有再大困难也不放弃，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至于能写成什么样子，能写出什么文章，不用悲观地思量，也不必作远大的规划。写作，就像给自己找一个可以促进学习思考的工具，在不固定的时间、不固定的地点，跟着文字随心漫游。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心灵的修炼。

有闲读书，不用刻意结交豪杰，自有牛人相伴畅谈。得空写作，不用费心寻找听众，即可聊至内心深处。



独属于你的星空

吴欣妍

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

光环张开又收紧，众生也开始枯萎；希望像淡薄的云影，追求会把它撕碎；闪耀不定的光芒，包围了光滑的眼泪。

或许，我就不该奢求天上的云霞变成结实的大地。你梦幻般地闪着光，同我嘴里泡泡糖味的冰激凌一般。

在星空中，有两块充满裂痕的磐石，而我在其中。没有爱，我快要坠落。我在星空上的恋人，我思念的是你雕刻家一般的手指，和眼中闪烁的、同莫奈的莲花般的光。若你深沉地爱我，我就是你的。但你那样会变成地上的一个水洼，不再充满美感。

面对星空，我仿佛爱上了一个剪影。我无法将其摘下也无法触碰到。它的实物是何样颜色的，我不清楚。或许，在天上星座集齐之际，它将献出真实的模样，结束我所有少女的幻想。

从星空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一部分，它们不像太阳和月亮般缥缈，可见不可及，那是一种对生活最美的描述和诠释。

每当有人谈到世界如何、每当有人说起形形色色的生活，他们会忘记月光、忘记云朵、忘记整个宇宙的平和。而我总是想起星空，它比宇宙璀璨，它比时间具体。

想起了一些旧梦。梦是无声的、和煦的，怀中有你让剧震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象绽放。

写到这里时，檐雨摧折，门前早已落满了茉莉花魂。

我看着远处水池上粼粼月光开始混沌，不知怎的，记起了你信件最后的落笔。它与正文隔开了几行，而你一笔一画在上面写着，心底有一处温凉月影，是你。